

鬼

李雪夜 / 著

七界纷争，暗流涌动，

一个巨大的黑色阴谋缓缓展开……

神 《搜神记》 仙 《诛仙》 鬼 《鬼舞》

幻剑书盟玄幻三巨著终结篇



龙城险境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

鸿蒙之后，世分七界：神、仙、佛、魔、妖、鬼、人。

七界中，神界拥有着超绝的力量与驾驭各界的能力，除了虚无缥缈的佛、魔二界外，其他四界无不以神界为首。

然而神界是否就是整个世界的主宰？所有的一切，是否都在神的掌握之中、依照神的意志运行？虽然无人知晓，但是身处各界的精英豪杰，还是忍不住向神的权威发起挑战。

一时间，连接七界的枢纽——人界成了妖鬼齐聚的所在……

幻
剑
三
部
曲

神
《
搜
神
记
》

仙
《
诛
仙
》

鬼
《
鬼
舞
》

上架建议◎武侠·玄幻

ISBN 978-7-5317-2168-0



9 787531 721680 >

定价：20.00 元

鬼舞

李雪夜
著

龙城险境

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鬼舞之龙城险境/李雪夜著. —哈尔滨: 北方文艺出版社,
2007.6

ISBN 978-7-5317-2168-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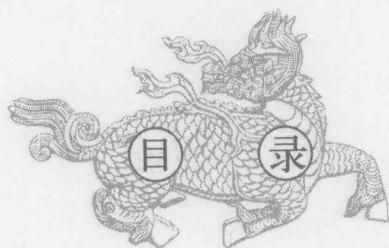
I. 鬼… II. 李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数据CIP核字 (2007) 第072995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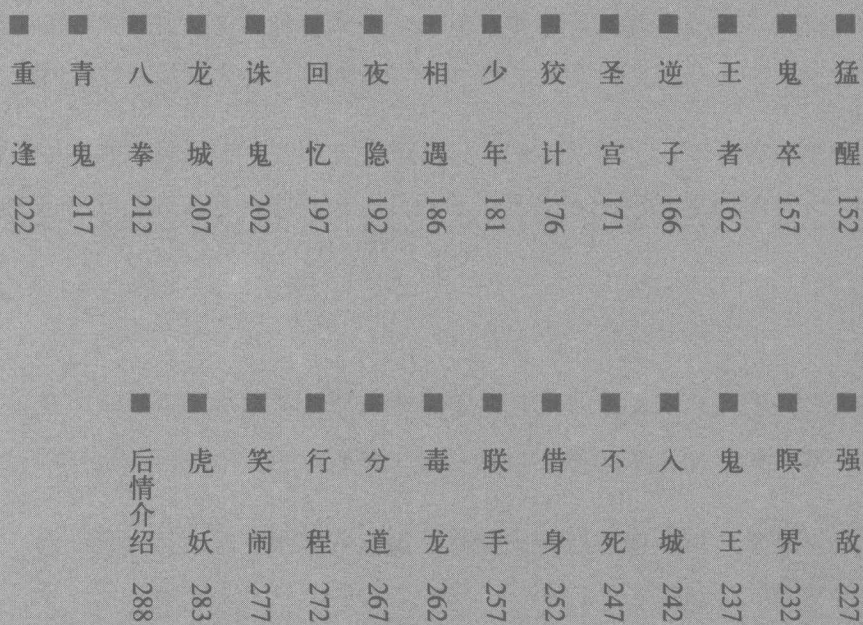
鬼舞之龙城险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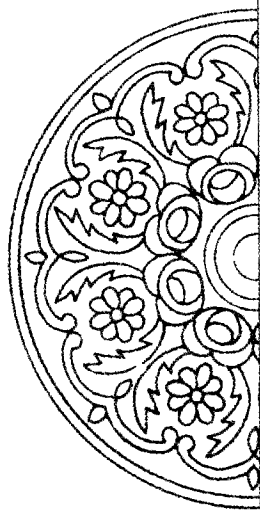
Guiwu Zhi Longcheng Xianjing

作 者/ 李雪夜
责任编辑/ 王金秋
封面设计/ 引文馆·韩 捷
出版发行/ 北方文艺出版社
地 址/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二道街17号
网 址/ <http://www.bfwy.com>
邮 编/ 150010
电子信箱/ bfwy@bfwy.com
经 销/ 新华书店
印 刷/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/ 670×970 1/16
印 张/ 18.5
字 数/ 230千
版 次/ 2007年7月第1版
印 次/ 2007年7月第1次印刷
定 价/ 20.00元
书 号/ ISBN 978-7-5317-2168-0



■	■	■	■	■	■	■	■	■	■	■	■	■	■	■
乱	知	高	阴	音	戏	远	鬼	仙	奇	鬼	矮	火	诡	千鬼夜聚
弦	音	手	气	圣	班	行	怒	音	师	噬	檐	焚	变	
072	066	061	056	051	046	041	036	030	024	020	015	010	005	001
■	■	■	■	■	■	■	■	■	■	■	■	■	■	■
邪	死	动	重	黑	狼	龙	江	怒	圣	厉	溟	狼	偶	倾
拳	劫	情	伤	血	獠	族	湖	杀	女	鬼	气	奔	遇	心
148	143	138	133	128	123	118	113	108	103	099	094	089	083	078





千鬼夜聚

时值寒冬,漫天飞雪下,悬舟城一片银妆素裹。本应浓如宿墨的夜色,在白雪映光之下竟化为无尽的朦胧。雪花大片大片地落下,积满大街小巷。

这天是大年三十,千家万户团圆同庆,鞭炮声不绝于耳,黔首百姓们忘记了一年的辛劳,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之中,富商贵族更是大摆筵席,推杯换盏,忘情于欢歌艳舞。

这是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,在这一天里,几乎所有的人都会忘记忧愁,心情欢乐。

就在这万户同庆之夜,一男一女两条身影却在寒风中瑟瑟而行。他们无心领略漫天飞雪的诗意,无心纵情于新年的欢歌,只是焦急地蹒跚向前。

男子一身书生打扮,长衫上针痕遍布,补丁累累,显是落魄已久;女子罗衫褪色,腹部高挺,竟是有孕之身。大雪漫天,二人却均是一袭单衣,可见确是穷困潦倒之极。

二人来到一处大户门前,女子停步闪到一旁,男子上前叩动门环。不多时,大门吱的一声打开来,一个管家模样的中年男子满面堆笑地迎了出来,待看清书生模样后,却面色一沉,道:“我道是谁,原来是君大官人啊。大过年的,不在家待着,跑到这里来做什么?”

这书生姓君名苇斋,本是富家公子,年少时父母早故,遗下不菲的家资,无人管教之下,君苇斋不免挥霍起来。他喜欢结交朋友,出手豪阔,倒也是四海之内友

人无数，但却大多是酒肉相交之辈，多为慕他钱财而来，如此几年挥霍下来，家财被败得七七八八，君苇斋手头见紧才觉不妥，于是安稳下来，娶了一房妻室，思量着做些生意重振起家业。怎奈他身无长技，又仍不戒挥霍，不觉间家财尽数败光，渐渐无人问津，落泊得赁屋为居，煮糠为食。更不想屋漏偏逢连夜雨，一直未能有身孕的妻子戚氏，竟在此时大起了肚子，二人的生活过得便愈发艰难了。

二人手头钱物所剩无几，已无力交纳房租，房东屡要不得，一气之下竟在大冬天将二人赶了出来。走投无路之际，君苇斋硬着头皮向昔日老友们开口相借，但却四处碰壁。

眼前这座大府，乃是君苇斋旧友郑先明府邸，君苇斋阔绰之时，他二人极要好，君苇斋在这危难之际，不免想起了他来，这才到郑府打算借些钱渡过难关。

这开门之人是郑府的管家刘三，昔日君苇斋阔绰之时没少打赏他，不想今日落魄，这厮竟连半分好脸也不再给。

君苇斋心中酸楚，脸上却赔笑道：“刘管家，烦请您向先明兄通禀一声，就说故人来访。”

刘三一瞪眼，道：“故人？你算哪门子的故人！别辱了我们老爷的名头，快走！”说罢转身便要入内。君苇斋急拦住刘三，哀求道：“刘管家，念在当年相识一场的情面上，就请您通禀一声吧，在下实在是走投无路了……”刘三怒道：“你有路无路与我何干？你那万贯家财又不是我给你败去的，你少在此纠缠，若是扰到了我们老爷，倒要连累我挨一顿好骂了！快滚！”

君苇斋气得浑身打战，手指刘三，颤声道：“刘三，不要欺人太甚！当年我打赏给你的银子，没有上千也有几百，莫说只是要你通禀，就是开口向你借几两使使也不为过吧？”刘三闻言嘿嘿一笑道：“没错，当年我是受了你不少的银子，可也没少受你差遣为你跑腿呀，两下相抵咱们谁也不欠谁的。想借钱，可以，要是你让你那标致的女娘陪我几日，想借多少都由你。”言罢一阵大笑。

君苇斋忍无可忍，过去重重地抽了刘三一个耳光，刘三手捂面颊怒喝道：“你个穷酸鬼，敢打老子，来人呐！”大喝声中，几个家丁应声冲出，刘三一指君苇斋道：“给我打！”

众家丁应了一声，冲上前来。君苇斋不过一介书生，哪敌得住这许多家丁，几下便被打翻在地，那些家丁仍不停手，拳打脚踢下，君苇斋惨叫不止，一直躲在一旁的戚氏见状悲呼一声冲了过来，用力拉扯众家丁，却哪里拉得住，反被推倒在地，立刻昏死过去。

刘三见状一惊，他怕闹出人命，急忙叫家丁住手。君苇斋挣扎着爬起，扶起妻子大呼数声不见醒转，不由悲极而怒，仰天大叫一声，向刘三冲来，口里狂喊道：“刘三，还我娘子命来！”刘三也有些怕了，急向内跑，却已被君苇斋抓住衣袖，刘三情急下猛力一挣，衣袖立时断裂，君苇斋用力过猛，收不住势，向后倒去，后脑重重撞在门旁的石狮子上，顿时鲜血迸流，魂归天外。

刘三吓得出了一身冷汗，怔在当场，不知如何是好，众家丁见出了人命，个个也都呆若木鸡。半晌，刘三才回过神来，一咬牙说道：“你们都瞧见了，这可是他自己失手撞死的，与我无关！可那小娘子却是你们打死的，若被人知晓，你们可要坐大牢！”众家丁闻言吓得面如土色，刘三见状接道：“不过真要是见了官，我也脱不了干系，不如就把这两个穷鬼的尸首寻个地方埋了，人不知鬼不觉，咱们都图个干净！”众家丁早没了主意，见管家有了计较，都随声附和起来。刘三安排了一阵，吩咐几个家丁悄悄架了车，拉着这两具尸体直向城东荒僻无人处行去。

不多时，大车行到一处废宅前。月色惨淡，映亮了长空，却照不透这被黑暗封锁住的宅院。此宅大门早已倾倒一扇，剩下另一扇半开半闭地斜立着，门上原来的朱红漆色，已随风雨侵蚀化为暗红色，仿佛凝固了多年的鲜血一般。

一下车，刘三便打了个寒战，一阵风吹过，发出鬼哭般的声音，吓得众人均是一身冷汗。一个家丁壮着胆子问道：“大管家，这不是那出了名的鬼宅吗？”刘三点头道：“不错！若把尸首运出城，冒的风险实在太太大。这宅子平日根本没人敢进，四周也无人居住，把尸首埋在此处万无一失！就算日后真有人发现了，也绝想不到咱们头上来！”说罢喝令两个家丁背上尸首入内，那两个家丁却畏缩着不敢上前，刘三气得大骂不止，厉声道：“怕什么？咱们连活的都不怕，还怕死了的不成？若是此事被人知晓，你们的小命可都要不保！”

刘三连骂带打之下，二人硬着头皮将尸首背了起来，刘三留下两个家丁看守马车，瞄了瞄四周，确定无人后，挥手带众人溜进废宅。

这大宅久无人居，房屋破败，蛛网遍布，惨淡的月光下，幢幢废屋状若恶鬼，在黑暗中静静等待着择人而噬。不时有几声异响传来，吓得几人冷汗连连，大有草木皆兵之感。

刘三命提灯的家丁在前开路，摸索着走了几步后，找了一块松软的土地，便挖将起来，众人心中惊惧，只盼早些完事，故此分外卖力，不多时便已掘出一个大坑。刘三看好大小，令家丁将尸首扔入坑内。

那戚氏本来未死，只是一时昏迷，此时突然腹中胎动，昏迷中忽发出一阵呻



吟，众人闻声吓了一跳，方才背她的那个家丁腿一软，竟跪了下来，颤声道：“可不是我打的，不要找我！”另一个胆大些的定了定神道：“大管家，这妇人没死，怎么办？”刘三略一盘算，心中一阵发狠，咬牙说道：“什么没死，我看不过是死后憋了气，这刻冲出来罢了，快些给我埋了！”那家丁欲再争辩，刘三一瞪眼，怒道：“叫你埋就快些，不然闹出事来可小心脑袋不保！”众家丁此刻心惊肉跳没个主意，见刘三如此吩咐，只得照办。

就在这时，一声凄厉的尖啸蓦然响起，霎时阴风四起，笑声、哭声、喊叫声连成一片，不绝于耳，黑暗中幢幢破屋旧宅竟也舞动起来，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吱嘎声响，整个大宅仿佛变成了鬼域一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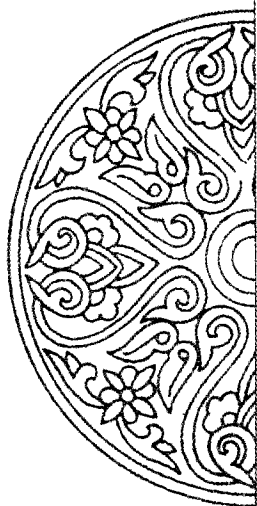
鬼影朦胧中，无数奇形怪状的恶鬼从黑暗中涌出，将刘三一千人等团团围住，几人吓得瘫倒在地，缩成一团，刘三拔脚欲逃，怎奈双腿早已软得不听他的使唤，裤裆里亦已屎尿齐流，浸湿了大半边衣裤，一时腥臭无比。

群鬼围住几人，不再向前。一对黑白无常厉叫一声，面向戚氏跪倒在地，其余众鬼亦纷纷效仿，一时间院里、房上，竟有千余鬼魅竞相跪拜起来。几人瞪圆了眼，看着这恐怖的异相，几乎疑心身在梦中，但这若是个梦，也未免是个太过离奇荒诞的噩梦！

正当几人惊愕之际，群鬼发出一声尖啸，海潮般涌向刘三等人，霎时宅院中血肉横飞，惨嚎不止，片刻功夫，刘三四人竟被群鬼撕成无数的碎块，一群饿鬼随后蜂拥而上，瞬间将一地血肉吃了个干干净净，分毫不留。

在那对黑白无常的带领下，群鬼再次向戚氏跪倒，拜了几拜后，悄然退入黑暗之中隐没不见。

只剩一只大嘴厉鬼，顺屋脊几跃来到门前，大口一张，竟将门外大车连同两名家丁一并吞入腹中，拍了拍肚子后，狞笑着跃入黑暗之中。



诡变

戚氏缓缓睁开双眼，发觉身在一间暖阁之中，诧异下方欲起身，君苇斋的声音已然响起：“别乱动，好好躺一会儿吧，小心别动了胎气。”

门缓缓打开，君苇斋迈步而入。戚氏侧头望去，只见柔和的阳光随门的开启而射入屋内，衬在君苇斋身后，映得他仿佛正欲乘风飞升的仙人一般，显得空灵飘逸，一身寒衣也早已换成了白色长衫，衣袂随风而动，更添潇洒，戚氏不觉竟看得呆了。

君苇斋关上房门，缓步来到床前。戚氏问道：“夫君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咱们怎么会到此处？”君苇斋笑道：“咱们这次走运了，昨夜我的一个故交好友恰好到郑府拜年，是他救下了咱们，这儿就是他的府上。”戚氏闻言落泪道：“总算你这些故友中还有念旧情的，咱们可要多谢人家才是。”君苇斋点头道：“我们相交甚厚，倒不必太过客套，你不要管这么多，只消养好身子，生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儿出来就是了。”戚氏不由嗔道：“哪有孩子生下来就能蹦跳的？”言罢二人相视而笑。

如此过了七八日，戚氏一直在房中静养，这家主人派了两个丫头侍候着，一切均不需戚氏动手。到了第十三日上，戚氏腹痛大作，君苇斋急唤来了产婆接生，不多时，戚氏便顺利诞下一男婴，母子平安。

君苇斋抱着儿子，竟泪如雨下，戚氏不由笑道：“看你，我受了半天的折磨尚未落泪，你这当爹的怎么倒哭了起来？”君苇斋看着怀中孩儿自语道：“孩子，爹是个没用的人，只会挥霍钱财，弄得你娘跟着我忍饥挨冻，还要遭人白眼，你长大后，可千

万不要学爹的样子……”戚氏闻言也不由眼角湿润，柔声道：“夫君，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，如今你得遇如此好友，定能提携于你。只要今后发奋努力，咱们一定还会过上好日子。”君苇斋不置可否，只看着孩子喃喃自语道：“你要成为一个顶天立地，傲视众生的男子汉，绝不受人欺凌！是了，你就叫‘自傲’吧！”婴儿一双圆圆的眼睛眨了几眨，忽然嗯啊着叫了几声，似是认同了这个名字，君苇斋与戚氏不由笑了起来。

又过了七八天，戚氏身体复原得差不多了，便时常在丫环陪伴下到院中散步。这家宅院广大，布置典雅，一看便知是书香门第大富之家。戚氏出于礼貌，只在所居院落中行走，倒未踏足院外别处。

这天君苇斋闲坐屋中，戚氏弄儿为乐，正自欢娱，一个管家模样的老者叩门而入，一揖之后说道：“我家主人欲请君相公贤伉俪到前堂一叙，不知方便与否？”君苇斋一怔不语，戚氏欣然道：“我们叨扰了多日，早想到恩公面前谢恩了，只是怕恩公事忙。如今恩公相请，哪有不去的道理？”言罢整了整发髻，抱起孩子道：“烦请您在前带路。”老者又是一揖，做个手势，请君苇斋与戚氏先行。君苇斋恍如未见，仍在一边发怔，被戚氏推了推后，才回过神来，与戚氏一道随老者而去。

不多时，三人穿过庭园来到一座大屋前，未及进入，屋内早有一人迎了出来。戚氏见他三十多岁年纪，身着儒生长衫，三缕墨髻垂于胸前，颇具出尘之姿，料想定是此间主人。果然此人开口道：“君贤弟伉俪在我这小宅住得可还好？”君苇斋一笑无语，戚氏见状急应道：“这位想必便是恩公吧，我夫妇二人若不是得遇恩公，还不知能否活到现在，请受贱妾一拜。”说罢便欲拜下去。

那人见状大惊，急上前扶住戚氏，连声道：“这岂不要折煞在下了，在下万万不敢当！”口里说着，眼睛盯的却是戚氏怀中的孩儿。君自傲看着这人眨了眨眼，微微一笑，这人竟如蒙大赦般松了口气。戚氏此刻正低着头，倒未曾察觉。

这人向堂内一摊手道：“来，咱们到堂中再叙吧！”戚氏应了一声，扯着满面忧色的君苇斋步入堂中。

坐定后，主人向戚氏言道：“在下早年与君贤弟相交甚厚，几年前在下到北边做了些生意，没赔没赚的，就干脆回来家乡。唉，不想几年未见，贤弟他竟落魄成这个样子……都怪在下照顾不周啊！”说到最后一句时竟看着君自傲，倒似在对他致歉一般。

戚氏道：“恩公千万别这么说，我们夫妇二人能得不死、这孩儿能得降生，皆蒙恩公高义大恩，我夫妇二人结草衔环亦不足为报，恩公却还这样说，真折煞我

夫妇二人了。”

主人笑了笑，说道：“弟妹莫要如此叫我了，在下姓孟名复，若不嫌弃，便叫我孟大哥好了。这次请二位前来，一是祝贺二位喜得贵子，二是有一事要与二位相商。”君苇斋沉着脸呆坐一旁，不言不语，戚氏无奈之下，只得再开口道：“孟大哥有何差遣，吩咐一声就是了。”孟复连道不敢，接着说道：“君老弟的文采出众，我有意助他赴京应试，不知弟妹意下如何？”戚氏喜道：“这自然好，若真能得中个一官半职，也可报大哥大恩，只是我家相公已久疏诗书，恐怕……”孟复摆手道：“这倒不难，我在城外北郊有座旧宅，君老弟尽可到那里发奋攻读，如今离乡试尚有半年，时间上是足够了，只是为他能专心读书，这段时间弟妹要与他分开，不知弟妹是否愿意？”戚氏喜道：“如此甚好，只要相公能有出头之日，几日分离又怕什么？只是要劳恩公费心，贱妾着实过意不去。”

孟复笑道：“同意就好。”转头对君苇斋说道：“君老弟，弟妹和你家少爷在这儿绝不会受亏待，你就安心地去读书吧！我看今夜你收拾一下，明日便去吧。”君苇斋勉强一笑，点头应允。

用过晚饭，戚氏遣走了两个丫环，关了门，才面带不悦地向君苇斋说道：“难怪你那些旧友不爱理你，你看看你这样子！孟大哥对咱们可是仁至义尽，你却连好脸色也不曾给人半分，真难为你是怎样做人的！”君苇斋苦笑一声，告罪道：“是我不好，下次改过就是了。”说完便怔怔地看着戚氏。戚氏不由嗔道：“呆看什么？早些歇了吧，明天早些去，为了咱们，更为了孩子，你都要努力发奋才是。”君苇斋眼圈一红，道：“明日咱们便要分别了，你会想我吗？”戚氏嗔道：“男子汉大丈夫，眼泪就这么不值钱吗？不过分离半年就这个样子，你也真是没出息。”随即一笑，道：“我当然会想你了，不过你却不要想我，要好好用功，知道吗？”君苇斋擦了擦眼泪，点头应允。

第二天用过早饭，孟复便来接君苇斋过去。君苇斋极不情愿地与戚氏道了别，洒泪而去，戚氏欲送到府外，却被孟复拦住，言道如此一来定增君苇斋留恋之心，于前途无益，戚氏亦觉有理，便任由君苇斋自行去了。

君苇斋离开居所，却并未去什么城外北郊，而是径直来到昨日那所大堂前，孟复亦随后而至。

孟复一拱手，说道：“多留无益，你还是快快安心地去吧！”君苇斋泪流满面，颤声道：“这一去之后，可还能不时回来看看他们母子吗？”孟复摇头道：“若不是你沾染了些许法气，连这几日的相聚亦不可得。如今你限期已满，任谁也留不住你，两个时辰后你就会化成毫无知觉的游魂，到时自会有鬼卒引你去黄泉，想再



回来是绝不可能了。”

君苇斋拭了拭眼泪，一咬牙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不如现在就去了吧！只是请阁下多费心照料他们母子二人……”孟复叹了一口气道：“这个不劳你费心，我怎敢怠慢贵人？祝你投个好胎，来世不要再受如此之苦吧！”言罢在君苇斋肩头一拍，他立刻化作一团磷火，飘荡在空中。片刻后，一只无常鬼从地面浮出，引了那磷火，潜入地下而去。

君苇斋化魂而去，戚氏却只道他正苦读诗书，如此又过了几日，不免有些思念夫君，无聊之下，戚氏抱了孩儿想出去走走，丫环却无论如何也不答应。戚氏开始并不在意，可月余之后，丫环们仍不让自己踏出所居院落一步，戚氏不免有些气恼，但身在他人檐下，又怎敢张口说长短，只有整日闷坐屋中逗弄孩儿以为乐。

这日，戚氏刚哄睡了孩儿，忽闻外边传来阵阵喝骂打斗之声，急忙出门来看。刚到门口，两个丫环已把她挡了回来，一个说道：“君夫人请在屋中歇息，外面来了歹人，我家老爷正与他周旋，夫人小心别被歹人惊了贵体。”戚氏讶道：“光天化日之下竟有歹人猖狂，可真奇了。不知是什么样的强徒？”丫环并不答话，只拦着不让戚氏出门，戚氏无奈下只得回屋中坐下，心中七上八下惊疑不定。

正在此时，只听门外两个丫环喝道：“休得近前！”戚氏大骇，却又忍不住跑到窗边，顺窗缝向外望去。

只见两个丫环手持长剑，指着一个十五六岁眉清目秀的小道童，喝道：“哪里来的贼道人，敢来这里撒野？再不走我们就不客气了！”那道童冷笑一声说道：“魑魅魍魉之辈，何时对人客气过！道爷今天就是来送你们回老家的！”言罢，从背后拔出一把三尺精钢宝剑，向两个丫环冲来。戚氏吓得退回床边，不敢再看。几声呼喝与金铁交鸣声后，两个丫环先后发出一声惨叫，便再无声息。戚氏吓得面白如纸，几欲昏厥过去。

外面那道童刺倒两个丫环之后，那两个丫环竟化作一片磷光，慢慢消散在空中。道童哼了一声，踏上阶来，便要推门而入。

正在此时，一声大吼蓦地传来，孟复从院门外飞跃而入，脚不沾地直向道童冲来，道童冷笑一声，一跃而起迎向孟复，手中短剑一挺，刺向孟复咽喉。

孟复尖啸一声，身形向右一闪，避开来剑，左手顺势向道童小腹抓去，那道童大骇下凌空拧身换势，斜落在丈许外地上，低头一看，见小腹处外衣已破，知是险受破腹之灾，不由惊出一身冷汗。

孟复并不追击，只落在阶前，挡住门户。与此同时，一个人影从门外跃进，落

到道童身旁，关切地问道：“风儿，无碍吧？”那道童摇首道：“师父，徒儿没事。”

来人约有三十多岁，头戴道冠，身着道袍，背后一把七尺青锋，面白无须，双目精芒迸射，一派仙人风范。见那道童无事后，这道人双目神光一闪，对孟复说道：“人行人道，鬼走鬼路，若两不相犯也就罢了，今日尔等做出戕害生灵之事，罪业难逃，贫道替天行道，定要将尔等尽数诛除！”孟复怒道：“什么叫戕害生灵？鬼杀人你要管，人杀人你又为何不理？那一众恶人行凶之时，你又在何处？我杀人只为救人，自是善行，何罪之有！”

那道人亦怒道：“若真是行善救人，将伤人者吓走岂不一样可行？分明是凶性难抑才杀人食血，还将人幽囚在此，定是另有不轨之谋，今日你难逃一死，诡辩无益，拿命来吧！”言罢双手一圈，身后宝剑竟自行跃出剑鞘，飞落道人手中，道人一挺长剑，一跃而起，向孟复刺来。

孟复长啸一声，霎时间百余鬼魅从地面涌出，直向那道人袭去。那道人身在空中，不急不慌，将剑向上一抛，双手圈成抱球状。那剑在空中一滞，随即竟自行向群鬼扫去，惨嚎声中，百余鬼魅无一幸免，均被长剑斩为两段，一时院内磷光四射，壮观无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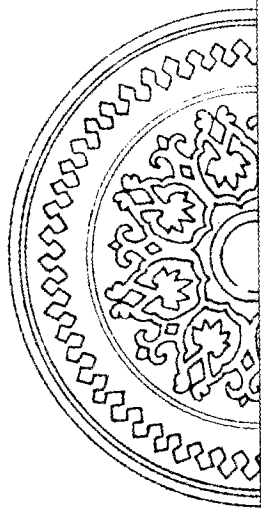
磷光散去，原本强烈的阳光，竟随之大暗，本来正午的天色，一下变成黄昏。孟复大吼一声，向道人疾冲而去，那道人双手一分，飘然落地，长剑亦飞回手中，向孟复刺去。

孟复冷笑一声，绕过长剑，袭向道人左侧，双手齐出，向道人头腹两处抓去。眼看得手之际，那道人突然大喝一声，整个院落竟被震得震颤不止，孟复亦被震得失去知觉动不得身。道人趁势长剑一挥，将孟复拦腰斩开。

孟复尖叫一声，亦化作磷光散去，霎时间，天色竟随着磷光的消散化成了浓浓的黑夜，一轮明月高挂九天，小院内的高墙大屋，竟也在瞬间变得破败不堪。

戚氏在屋内本已吓得魂不附体，天象竟在刹那间大变，更让她惊骇不已，就在这时，屋门戛然打开，戚氏不由惊叫一声。





火焚

推门而入的正是那道童，进屋后，他从怀中掏出火折子燃了起来，火光映照下，屋内一片破败景象。

那道童随后而入，见戚氏倚住床栏颤抖不止，便道：“这位夫人不必惊怕，贫道道号出尘子，乃是无极山天道观观主，这位是贫道的徒儿，名唤御风，我们并非恶人。”那御风见戚氏仍抖个不停，不由笑道：“这位大婶，你连鬼都不怕，怎么反倒怕起人来了？”出尘子瞪了他一眼，御风顽皮地一吐舌头，不再多话。

戚氏强定住心神，颤声问道：“这…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们为何杀人？”出尘子不答反问：“夫人可知现在身在何处、可知此处主人是什么人吗？”戚氏嗫嚅道：“妾身只知此宅在悬舟城内，方位如何，却不曾知晓，这家主人姓孟名复，乃是拙夫的好友……”出尘子摇头道：“什么好友，贫道虽不知其中详情如何，却也知夫人受骗了！此处乃悬舟城阴气汇集之地，此间主人也绝非善类，乃是专门噬人食血的恶鬼！”

戚氏闻言大震，颤声道：“这怎么可能？”出尘子正色道：“方才我们所言，夫人想必全部听到，而如今这天象与宅院面貌的突变，夫人更是全部看到。这些变化均是鬼魅之术造出的，恶鬼一除，一切便回归自然。”戚氏冷汗淋漓，不住自语道：“这怎么可能呢？”

出尘子说道：“鬼有鬼域，人有人界，二者互不相扰。可偏有些恶鬼，从鬼域中偷入人间，害人夺命。本观火工道人家在此城，两月前他回家团圆，却在夜里察觉



有千鬼齐出的异相，恐加害于人，急回观告之贫道。贫道这才带了徒儿前来，不想这些鬼魅竟汇聚成帮，贫道察觉宅中尚有人气，这才杀将进来。”

戚氏此刻虽仍一头雾水，但知对方无意害自己，心神却已安定下了七八分，她沉吟半晌，才问道：“道长说恶鬼害人，可他们对妾身照料甚周，若非他们，妾身与夫君早已丧命，妾身怎也想不出他们要怎样害我，道长莫不是弄错了吧？”

那御风不等出尘子开口，已先急道：“我师父法力无边，岂会有错？再说这天色哪有一下就成黑夜的道理？这些若还不能说明他们是鬼，那你就去看看院中可有尸首？那些鬼魅早化成磷火散了！”出尘子接道：“鬼魅害人，千奇万诡，虽然他们帮了夫人不少，可谁知暗地里在打着什么主意！”

戚氏闻言神色一黯，眼前的变化确实足以证明出尘子所说的一切，但孟复的救命之恩，照料之义，又怎能一下完全忘记？

出尘子亦明白戚氏的心理，温言安慰道：“夫人顾念恩义，这固然不错，但恶鬼所为定有所图，不可当作恩德。夫人方才说与夫君二人在此，但贫道并未再察觉到人气，敢问尊夫何在？”戚氏闻言道：“孟大哥说在城外北郊有一处……”话刚说一半，突然全身一震，骇然道：“他、他不会已遭了毒手吧？”

出尘子长叹一声道：“贫道未见此宅中再有别的人气，想必尊夫定已为恶鬼所害，还请夫人节哀……”话音未落，只见戚氏已昏倒床上。出尘子见状，急令御风上前探望，御风应了一声，几步来到近前，欲行施救。

不想火光一近，本已睡熟的君自傲竟被惊醒，张嘴大声哭了起来，把御风吓了一跳，待看清后，不由回过头对出尘子笑道：“师父，这里还有一个小婴儿呢！”

只见出尘子双目圆睁，呼吸急促，怔在当场，御风不由大骇，顾不得戚氏，急奔回出尘子身边，骇然道：“师父，您怎么了？”

豆大的泪珠已流了出尘子一脸，他难以置信地自语道：“这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！”御风见状惊慌失措，不知如何是好，只呆立在一旁。

半晌后，出尘子才回过神来，他拭去脸上的冷汗，伸手拔出长剑，向床前走去。御风大骇道：“师父，您要做什么？”出尘子咬牙道：“为师要杀了这婴儿！”

御风惊呼一声，急拦在出尘子身前，叫道：“师父，您被迷了心智不成？这孩子是人啊！”出尘子长叹一声，柔声道：“风儿，为师并未失常，你不必担忧。”御风道：“可您为何要杀这小婴儿？”

出尘子长剑下垂，问道：“风儿，你说鬼是什么？”御风一怔，随即答道：“自然是人死之后便化为鬼了。”出尘子摇头道：“不然，人死之后只是化为魂魄，真正的鬼，